

# 漢書評林

第四十一本

第八十六卷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

十六

第八十七卷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 太政官文庫 |   |   |   |
|-------|---|---|---|
|       |   | 一 | 漢 |
|       |   | 〇 | 書 |
| 五     | 二 | 一 | 門 |
| 〇     | 三 |   |   |
|       | 冊 | 架 | 函 |
|       |   | 冊 | 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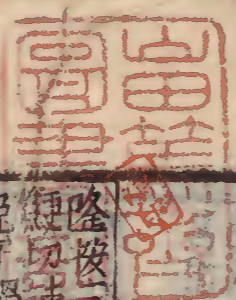
| 内閣文庫 |   |   |   |
|------|---|---|---|
| 二    | 一 |   | 漢 |
| 〇    | 〇 |   | 書 |
| 八    | 〇 | 一 | 類 |
| 架    | 冊 | 號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1101  |
| 冊數   | 50 (41) |
| 函號   | 279 61  |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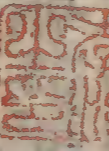
隆按二人皆忠  
免子禍故合傳  
茅坤曰武傳序  
次整而繁有法  
度

隆按挿入與程  
方進交志相友  
句暗伏後兩與  
方進共奏案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六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師古曰宣帝時天下和

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而益州刺史

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

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

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徧於四海

也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書歌之是時宣

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上

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為待詔武等

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程

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永光元

年詔舉實樸敦厚遜

讓有行義各一人時詔書又令光祿歲以遷為鄠令  
此科策郎從官故武以此四行得舉也  
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



隆按叙武不庇弟顯而又白太守召商為卒吏見其王直而仁厚處

茅坤曰即薛宜所為刺史故事隆按叙武與奏長吏一節見其仁厚而正直處

鄭樵曰戴聖為禮家之宗身為賊賊吏而子為賊徒可不監哉李者當玩其言而已矣

隆按叙武處戴九江父子一節見其正直而仁厚處

呂祖謙曰前之免戴聖公也而

聖目以為怨後之不殺戴聖之子亦公也而聖自以為恩武之公未始有二也而戴聖區區分恩怨於其間不亦淺哉

茅坤曰武之行部首先見諸生及問墾田此是知大體處

劉敞曰按百官表選郡有長史廬江無緣有長史疑多長字

隆按叙武不受何太守囑已而廬江卒舉之見其正直而仁厚處

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師古曰以顯家課顯市畜夫求商捕辱顯家姓商名也顯怒欲以吏

事中商師古曰中傷之也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

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

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減除不其狀直今免去也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

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太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師古曰屬委也聖曰後

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師古曰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

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師古曰聚為羣盜而吏捕得也繫廬江聖目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

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師古曰入奏事於京師也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

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

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依次第也初武為郡吏

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

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眾等酒酣見其兄子師古曰出見顯等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

駑下未嘗省見師古曰不為武所識也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

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



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適當召見不可

有所私問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

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

五歲入為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為清河太

守數歲坐郡中被灾害什四以上免父之大司馬曲

陽侯王根薦武徵為諫大夫遷兖州刺史入為司隸

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繁辟雅

拜師古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有司以為荒衆虛偽

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為御史大夫

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通開也即改御史

大夫為大司空師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武更為大

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

以南陽驪之博望鄉為汜鄉侯國師古曰驪音昌牛反增邑千

戶武為入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

龔在沛郡厚兩唐師古曰兩龔龔勝龔舍及為公卿

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矣力也世以此多焉師古曰

進賢也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

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

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

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

摠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

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

師古曰令百姓信之而安附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

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

隆按武為人至  
見思一段敘事  
議論相間總言  
其行事如此  
隆按至此方點  
出仁厚二字為  
一篇細領

漢書卷八十一



隆按至此又點  
出正直二字為  
一篇綱領

陰按自先是新  
都疾至末歷叙  
武所以構怨於  
莽而卒蒙其禍  
之故云

王維禎曰武之  
權庸於此

盧養治曰武不  
從莽所私求又  
不從衆幸莽又  
與公孫祿謀去  
呂霍之患二事  
與莽絕矣而不  
夫以壽檻車其  
智一何短耶  
刘攽曰予謂異  
姓止外戚也

茅坤曰權奸之  
竊伺君子方吹

甲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為中尉初武為

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

置州牧後皆復復故師古曰又依其舊也下復音扶白反語在朱博傳

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

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

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

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哀帝亦欲改

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

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

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冤之天子感丞相王

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為御史

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

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

為侍中矯稱大皇太后指白哀帝為莽求特進給事

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反更以此事請於太后太后本無此言故籍

事發太后為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為西

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

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

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太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

位辟丁傳師古曰辟讀日避衆庶稱以為賢又太后近親自

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

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為往時孝惠孝昭少

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

比世無嗣師古曰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非宗室及外戚親踈相錯為國計便師古

日錯謂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



毛求廢於其左  
右而武與公孫  
祿互相讎是自  
陷於危機也當  
時武亦合條奏  
呂霍擅權之患  
皇太后未必不  
動心即如不諱  
猶以聯守蒙禍  
也  
黃憲曰持心仁  
厚立朝正直賊  
莽惡其害已而  
殺之哀哉

莽坤曰王嘉多  
大節而傳中序  
次亦悲愴可誦  
莽坤曰漢光祿  
得自除郎為椽  
不由朝廷例授  
如此

劉放曰多加字  
隆按剛直嚴毅  
有威重一篇綱  
領  
樓昉曰論事深  
切達於世交西  
漢末文字惟梅  
福王嘉筆最好  
亦可以見漢家  
故事  
隆按此疏以才  
難立柱而折重  
在累世尊重三  
句上  
唐順之曰質直  
之文  
盧辨治曰王嘉  
巨政一疏憂在  
郡縣日食一疏  
憂在帑藏封還  
詔書一疏憂在  
土宇

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  
相稱舉皆免武就國後莽寢盛為宰衡陰誅不附已  
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  
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  
陽彭偉杜公子師古曰彭偉及杜公郡國豪桀坐死  
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衆  
人多冤武者莽欲厭衆意令武子况嗣為侯謚武曰  
刺侯莽篡位免况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  
殿門失闕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  
云屈蕩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  
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  
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

徵入為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二年代  
平當為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為人剛  
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  
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  
在於得入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  
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雖不能盡賢天子為  
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師古曰命卿命居是國也累世  
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且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  
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  
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  
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  
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師古曰言  
免罪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



隆按自今之郡守至比歷舉郡守之尊重而成切者以足累世尊重三句意

茅坤曰切中今病

隆按自其後稍稍變易至此言郡守不見尊重以故吏民之慢正與累世尊重三句相友

殺之其家自寬使者覆獄劾敵賊殺人上逮捕不下

師古曰言使者上奏請逮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捕敵而天子不下其事也

敵拜為異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

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

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

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

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

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大

條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

容求全師古曰不敢下林懷危內顧罪每為私計也

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

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之章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

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

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

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

所以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

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

其良民吏師古曰良民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

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布下

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

之字迺下師古曰所以下寧也唯陛下留神於擇賢

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

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略令

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

師古曰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



樓助曰無可使者有材能者甚少俱應前才難隆按臨事倉卒反上豫字

呂祖謙曰嘉延以一身橫當董賢之衝忠矣然其書曰必有言當封者云云此乃為董賢畫計也使哀帝今日下公卿議則明日董宏冷稟董爭言當封矣出於臣與出於君何異耶故谷未歸答而成帝之答不歸於谷未李斯分謗而亡秦之謗不分於李斯安得謂之咎有所分乎

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也召整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上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

師古曰定謂改治也撥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師古曰撥讀謂去其名也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

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匆匆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師古曰言董賢必貴寵故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章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士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外有

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廷可

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

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鑿伍宏等內侍案

莫敢言

莫敢言

莫敢言

莫敢言

莫敢言

莫敢言

莫敢言

莫敢言

莫敢言



脉師古曰案幾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

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近事及譟折淮南之謀今雲等

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

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師古曰務聰明者廣視聽也賴宗廟之

靈待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

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

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

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

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

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虐言如此則逆尊

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

仄不正民用僭虐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

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

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子至親失禮患生

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為

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

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

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

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

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此言雖嘉

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師古曰掖庭官

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師古曰掖庭來見

勿使於眾人中謝也師古曰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

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師古

日見在師古曰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

之錢也師古曰

王維相曰何祝  
異姓之臣句分  
明指董賢



隆按借淳于長  
輩以例董賢

隆按傳業陛下  
以上叙歷代之  
君率由法度以  
致治平蓋為責  
帝寵賢之張本  
也中間施與有  
節賞賜節約不  
以私愛害公義  
等語皆暗有所  
指以下則直指  
其失而切諫之

凌約言曰以其  
皇親則止息  
而於賢則治第  
治器賜錢賜田  
帝宜特失輕重  
緩急之序哉而  
操義法度者失  
之矣

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城內充實也

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謂微行也及女

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

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貨不滿千萬

故斤逐就國長恠死於獄師古曰恠音彭不以私愛害

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雖音彭傳業

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

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師古曰回音彭初即位易

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綵繒而已師古曰緣音彭共

皇寢廟比比當作師古曰恭皇哀帝之父即定憂閔

元元惟用度不足師古曰惟音思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

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

天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晉灼曰渠名也在

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具母病長安厨給

祠具師古曰長安有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

皆得師古曰皆音得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

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賢家有賓

婚及見親諸官並共師古曰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

讀日供之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

物百費震動師古曰百費者非一之稱也音古道路謹誦

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由之制

從此墮壞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由

餘頃則壞其等制也師古曰奢借放縱變亂陰陽災異

日苑古苑字墮音火規反奢借放縱變亂陰陽災異

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師古曰言行被髮徒跣而

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



真德秀曰王嘉言宜深覽前世以飾賢寵全安其命寵宜亦曰誠欲哀賢宜為免遺就國可以終其性命臣之言倦倦懇懇非獨知思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惟漢業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蓋親使變而遂仁賢其禍必至此也

陰陽二句相應  
三句與上感動  
陰陽二句相應

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師古曰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能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且深覽前世以飾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元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師古曰商鄭嘉封還詔書上師古曰還謂卻因奏封事諫上及業也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

自有一疾也今聖體又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

侯賢仗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

損至尊以寵之師古曰言上意傾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

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

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

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

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

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師古曰歲月

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

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

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

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且

陰陽二句相應

陰陽二句相應



王禕曰王嘉所  
言大旨與鮑宣  
王宏同哀帝于  
宣宏則能容之  
于嘉則不悅何  
也宣宏小臣非  
帝尊望重帝與  
位尊望重帝與  
賢固嚴憚之言  
不合則死隨之  
矣  
隆按奏封事後  
插入初廷尉一  
段以上所以發  
怒之故起於薦  
三人云

黃震曰嘉之事  
哀帝剛方不撓  
陳婉切可謂  
大臣矣方帝欲  
侯董賢嘉上封  
事為止數月既  
而下詔封賢詔  
語侵及股肱嘉  
如是可以去矣  
失此不為後數  
月囚日食又言  
其後益封賢二  
千戶又言彼漢  
何等法彼哀帝  
何等主而嘉可  
免乎哉

直德秀曰嘉以  
直言忤旨得譴  
然猶下群臣公  
卿議其罪此漢  
世良法然觀當  
時所議惟嘉勝  
譴焉相等罪微

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  
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師古曰上  
於過也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  
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竊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  
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  
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師古曰傳謂更下以公卿覆治  
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師古曰鞠及宗  
居六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  
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  
為庶人後數月太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罰治獄相  
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  
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後

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詰尚  
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  
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  
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摠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  
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  
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  
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近臣尚然對狀  
師古曰救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  
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  
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  
以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師古曰孔光以  
勝獨為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  
異議也



不應迷國之法  
然終不敢明其  
忠况他人乎自  
嘉死後廷臣皆  
啞無復敢開口  
論事者遂成新  
莽甚夫

隆按猛等徒為  
大臣體統惜而  
不能辨嘉之無  
辜此嘉之冤章  
不獲解也惜矣  
又按漢世雖每  
事必議然類多  
逆探風旨以為  
向背如王嘉一  
議閔漢室存亡  
彼鮑宣輩上論  
已即賢如龔勝  
亦不免出入其  
間求其謬謗盡  
言者誰哉王通  
謂議能盡天下  
之心未也  
又按三者之議  
不列于前而迺  
于詔書內見之  
亦法也

凌約言曰嘉自  
又無罪其肯咀  
藥而死乎剛方  
王直道意然與  
古之結縛而死  
者同風  
陸瑒家曰漢盛  
時賢君在上故  
申屠嘉廷辱鄧  
通而見容漢之  
季也庸君在上  
故王嘉屢疏重  
賢而見殺以此  
觀之人臣誠係  
所遇哉

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  
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  
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為如光等言  
可許議郎龔等以為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  
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  
人以為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  
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  
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  
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  
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  
之以行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案嘉本以相  
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結也  
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  
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  
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  
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  
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  
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林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  
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  
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  
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  
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  
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  
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  
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  
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



洪邁曰按嘉之  
就獄孔光逢君  
之惡而嘉且死  
尚稱其賢嘉以  
忠直順命名章  
一時然亦可謂  
不知人矣光之  
邪安鬼所唾也  
致事董賢協婚  
王莽為漢賊賊  
向得為賢哉  
隆按孔光業已  
希帝直王王嘉  
于理年而嘉顧  
以下能薦光為  
賢國哉光也不  
知嘉之忠嘉也  
不知光之佞二  
八者胥失之矣

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叩天歎曰幸得支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為相二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

師用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洽詩事匡衡舉孝廉為

弟坤曰輔太子  
一節本冊一生  
功業而一節本  
末亦具在此

盧舜治曰成帝  
委政王氏哀帝  
自拜丁傅二帝  
病則一敘  
陳仁子曰師丹  
自親丁傅外家  
之疾心憤董賢  
幸臣之貴尚言  
官爵臣等以及  
親屬無功增封  
于犯天怒借已  
論人幾欲愧此

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為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為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丹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太行戶樞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



三家者而奈何  
三家之不知愧  
也  
茅坤曰師丹所  
丞封一傳者蓋  
其在藩邸時憤  
王氏之擅權而  
欲分之也惜也  
丹不能乘其自  
牖之明即引呂  
后及霍氏之亂  
以盛行其志而  
顧規規於引析  
其穢房之親恩  
反以不改先帝  
之道為孝此何  
異於抱薪救火  
也薪不已火不  
滅而王氏卒借  
皇太后以移漢  
祚悲夫

臣按肺附何患  
不富貴不宜倉  
卒此上書本指  
與卒暴無漸可  
相類

隆按先提成帝  
母后及上祖母  
母稱號於前而  
後次諸所論劾  
當與不之詞  
方有頭緒

隆按書母與王  
莽其劾伏後莽  
白太皇太后發  
掘諸冢案

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師古曰卒臣縱不能  
明陳太義復曾不能牢議爵位師古曰相隨受封  
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  
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  
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  
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  
知至德師古曰燭至德指謂哀帝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  
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  
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師  
曰言常若在前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  
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  
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  
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傳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木國  
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讀曰佐  
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  
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  
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  
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  
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  
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  
華陽夫人所子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  
也及即位後俱稱太后且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  
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  
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秦以為比  
喻註誤聖朝非所且言太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  
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

漢書卷九十九

師古



陸按班氏下一  
獨字則當時特  
事可知而冊之  
忠鯁自見

貞德秀曰冊持  
議甚得禮經本  
指治平濮議之  
所據也其曰為  
人後者為之子  
本儀禮云

王慎中曰冊議  
侃侃然砥柱中  
淹可謂獨立不  
懼者

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尊傅太后為共皇太后  
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  
師古曰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  
冷音零  
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  
皇者至  
尊之號其服御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師古曰  
謂詹事  
府等官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  
以為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  
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  
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  
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  
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  
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正二  
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蓋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  
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  
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  
三年而降其父母者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  
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之後秦承祭祀令共皇長為  
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  
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  
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  
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  
主當毀不止之禮師古曰墮亦毀  
也音火規反非所以尊厚共皇  
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  
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  
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  
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

漢書卷八十八  
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



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入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

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

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

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

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快欽上書蘇林曰言丹經

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

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照黜

恐不厭衆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

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知丹社稷重

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以為當治事

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

欽秩咎一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

善相過臣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

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山崩地震河

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

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

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

引按也謂特拔異力由之人優寵之也挺音徒鼎反而說者以挺為縣名失之遠矣君內為朕

建可改不疑師古曰其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

衆雷同外以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

宣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偽壞化寔以成俗

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已而反不受退有後言

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為大臣

不忠辜阻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匆匆流于四方腹心

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察

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護

王廷陳曰丹議  
明尊卑之禮正  
天地之位忠言  
嘉謀莫有踰於  
此者而顧以為  
未聞噫亦繆矣

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護



隆按林此厥與咸欽同意

隆按一曰與大皇太后及皇大

唐同尊一曰儀如孝文皇帝雖無殿詞而殿之意自寓

隆按平帝即位以下一傳結案

茅坤曰此一審錄弄並由哀帝之亟封丁傳而陰折王氏故王太后之結憤所發以至於此哀帝既無後而下傳蒙難於王氏之權遂不復能收矣悲夫

迷國也師古曰謾詐也音虛反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

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傳位未

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夫司空高樂侯

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

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

為國黃耆師古曰黃耆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考謂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

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太過事

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

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尉復

師傅之臣師古曰復報也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傳太后為皇

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

又為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為丞相復

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

為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子衰靡委政於丹丹不深

惟衷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

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

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丹

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曰太皇

太后發掘傳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定

陶墮廢共皇廟諸造議冷褒段熲等皆徙合浦復免高

昌侯宏為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

之制百主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

理關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

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

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



黃表曰班氏種  
武嘉區區以一  
賢障江河舟與  
重宏更受賞爵  
愚未敢以為信  
然也武嘉本以  
剛正之資居大  
臣之位苟得中  
主而事之去董  
賢者流如殺狐  
兔耳何江河之  
足云而武嘉豈  
一筆資之資已哉  
適不幸遇哀帝  
武嘉所當明行  
藏之幾爾丹以  
師傳居三公官  
封帝舅諫封戶  
父諫傳太后求  
尊號又諫傳引  
經幾開陳婉切  
惟不敢言乞骸  
骨一語夫免失  
言彼董宏何人  
斯而以之參較  
勝負立賞爵又  
可足計哉士君  
乎惟論是非耳

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  
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以章有德報厥功  
也其以厚止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月餘  
薨謚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廼絕

替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司馬王

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考其禍福乃效于後師古曰終

位董賢遇禍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

戚師古曰疑讀武嘉區區以二費障江河用沒其身師

不能障塞江河是以其身沉沒也費音賈丹與董宏更

受賞爵師古曰更互也宏初建議尊號為丹所劾而免

人丹受國邑故云互受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

危殆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正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七上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師古曰自長揚賦以後分為下卷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

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師古曰采官地也以因氏焉

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師古曰別謂揚在河汾之間應

東揚縣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

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偏揚侯晉

日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揚為揚氏

食我有罪而揚氏滅無揚侯有揚侯則非六卿所偏

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諜蓋為陳謬范

中行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偏揚侯乎揚

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遊江上處

巴江州李奇曰江州縣名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

元鼎間避仇復遊江上處嶧山之陽曰郫師古曰嶧

楊雄補曰容齋  
洪氏以揚雄比  
晏子深以世儒  
更其劇秦義新  
為非以為雄不  
得已之作也雄  
頌新莽之德止  
能美於暴秦其  
深意可知所言  
配五冠三開闢  
以求未之有者  
其以之戲莽身  
使雄善諛使撰  
符命稱功德以  
微爵位當與國  
師公同列豈固  
窮如是哉其論  
深是乎謂朱子  
莽大夫之書亦  
以雄之大夫非  
有意於求之強  
之者耳



盧齊洽曰班氏叙司馬遷先世次續承史職以作史記而以報任少卿李陵之事終之叙揚雄亦先世系次騷賦次作太玄法言而以其自叙終之兩家之傳隆披然而好深其之思句為下文詞賦張本了揚雲傳大旨以下載其文黃震曰雄淡泊而柔弱富貴既非所好節義又非所能故雖欲以文字名世方其年少氣銳識慮未定故能相如之為文賦均泉賦河東賦校

不至慮易昭若發蒙愾然自悔前日之為也復擬論語擬易竟以類諸儒之列矣然儒非徒文之可名也必道德深醇出處無愧而後可言儒漢儒唯董主其次王陽可耳某坤曰反騷之文非但於屈原之義不相入而又未之逮也

出也山南曰陽野縣有田一壠有宅一區晉灼曰周禮上地夫名也嶧音曼野音疲禮上地夫一壠也禮上地夫世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

故雄云它揚於蜀師古曰蜀諸姓揚者皆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者欲不及汲於富貴不戚戚於

貧賤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千金之無儻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

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

得時則龍蛇應劭曰易曰龍蛇之蟄以存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嶧

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

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師古曰惜誦懷沙皆屈原所作九章中之名也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其辭曰有周氏

之蟬嫫兮或鼻祖於汾隅應劭曰蟬嫫連也言與周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靈宗初謀伯僑揚故云始祖於汾隅也嫫音於連反靈宗初謀伯僑

兮流于末之揚矣應劭曰謀請也言從伯豐烈兮超既離虜皇波應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從

也晉灼曰離歷也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因江

潭而注記兮欽乎楚之湘纍蘇林曰潭水邊也鄧展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

纍也師古曰記書記也謂予文也言因江水之邊而投書記以往弔也欽敬也潭音惟天軌之不辟兮何



純繁而難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

人遭此難也易曰紛纍以其渙忍兮暗纍以其續紛

天地閉賢人隱應劭曰渙忍穢濁也師古曰續紛交雜也漢十世之

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晉灼曰十世數高祖呂后至

應劭曰招搖斗杓星也主天時周正十

則考度后土之方貞應劭曰平正司法者莫過於天

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也晉灼曰此

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說是我為原古曰應晉二說皆非

也自漢十世以下四句不道屈原也此乃雄自論已

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圖纍以下方論屈原云也

圖纍承波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師古曰圖案其本

也覽省視也昌美也帶鈞矩而佩衡兮履欒稜以為基應劭曰

矩方也衡平也鄧展曰欒稜妖星也晉灼曰基復迹

也此反屈原雖佩帶方平之行而蹈惡人跡以致放

初咸反槍音初行反基音其素初貯厥麗服兮何

文肆而質應劭曰貯積也肆放也麗俠也如淳曰

離與碎芷紐秋蘭以為佩之類是也聲音械資姬娃

之珍影兮鬻九戎而索賴孟康曰姬間姬也九戎被

髮也雖珍好無所用也師古曰姬娃皆美女也九戎利

也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猶資美女之影賣於九戎

而求其利必不得也姬音子喻鳳皇翔於蓬階兮豈

反姓音鳥佳反鬻音徒計反鳳皇翔於蓬階兮豈

駕鷲之能捷應劭曰蓬階蓬萊之階在海中晉灼曰

相如傳駕音加騶騶以曲躡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師古曰

馬名也其色如華而赤也言使駿馬馳騖於屈曲

難阻之中則與驢騾齊足也驢音華連音力展反枳

棘之榛榛兮緩狄擬而不敢下師古曰榛上梗穢貌

也貌音弋授反靈修既信椒蘭之嗳伎兮吾曩忍

焉而不蚤睹服虔曰靈修楚王也蘇林曰椒蘭令尹

妾兮葳蕤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應劭曰袷音袷



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應劭曰衆士競善

約善容止也相態以麗佳言競女競容也師古曰淖

為自麗之態以相傾也淖音綽知衆媼之嫉妒兮何

必颺鬢之鬢眉晉灼曰離騷云衆女嫉余之鬢眉也

此亦譏屈原曰舉鬢眉反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

將舉正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晉灼曰龍

後升士須明君而後進國無道則愚誰知其所邪師

古曰懿美也埃待也龍以潛居待雲為美以譏屈原

禍也被讀曰披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燁白之芳苓遭

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晉灼曰雄愍屈原亦

不辰也張晏曰慶薛也師古曰燁上橫江湘以南泝

光盛苓香華名音零慶讀與羌同

兮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序重華

應劭曰舜葬蒼梧在江湘之南屈算欲啓黃聖人陳

已情要也師古曰泝往也走趣也重華舜名也泝音

于放反走音奏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

張晏曰舜聖卒避父名以全身資於凌陽笑之素皮

兮豈吾纍之獨見許應劭曰陽與古之謂也

屈原襄陽侯之罪而欲折衷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

求舜未必見然許之也

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應劭曰

屑也瓊王之華也晉灼曰離騷云精瓊靡以為精其

予夕餐秋菊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

離騷各曰屈原  
走水芳華皆

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應劭曰總轡也扶桑

離騷云總轡兮繫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屈原言結我

車轡於扶桑以留日之入人年得不老日以喻君而

反離朝自尤解轡鸞鳳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

師應劭曰楚辭云鸞鳳為余先戒兮後飛廉使奔屬

後鳥也晉灼曰繼其轡使之奔馳鸞鳳迅飛亦無

所及非獨飛廉雲師言莊嚴未具使君不通道也

薛芷與若惠兮臨湘淵而投之根申椒與菌桂兮赴

江湖而漚之師古曰離騷云貫薛荔之枝

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為自投江湘而漚此芳

乎提太束也漚漚也今漚麻也提音下本反漚音



搆反又音費椒稽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慕椒稽以

椒香米飯也離騷云懷椒稽而要之晉灼曰離騷云

索瓊慕以筵算師古曰索求也瓊慕靈草也筵算折

思呂反筵音廷筵音專達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

於江臯晉灼曰靈氛古之善占者離騷云欲從靈氛

於江臯之吉占也猶豫而狐疑師古曰既不從靈

氛之占何為費椒稽而勤瓊慕既來夫傳謠兮奚不

信而遂行武丁用之而慕也離騷云說操築於傳嚴兮

援傳謠何不信其所徒恐鸚鵡之將鳴兮顧先百草

行令見用而去徒恐鸚鵡之將鳴兮顧先百草

為不芳師古曰離騷云鸚鵡一名子規一名杜鵑也

揚鳩字也鸚鵡鳩鳥一名買鏡一名子規一名杜鵑也

或作鸚鵡亦音題鳩初纍棄彼處妃兮更思瑾臺之逸

女師古曰離騷云五命豐隆棄雲兮求處妃之所在

女又曰望瑾臺之偃寒兮見有娥之佚女此又譏其

執心不定也處如古神不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

曾不壹師古曰離騷云吾命鳩為媒兮鳩告余以

耦合也并音普耕反乘雲蜺之矯旒兮望昆侖以

穆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蘇林曰離

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哀高丘之無女女以喻土

高丘謂楚也師古曰離騷又云揚雲蜺之瞻謁閨風

在昆侖山上故云穆昆侖也旂旒雲貌也穆流猶周

流也女仕也何必要仕於楚也旂音於綺反旒音女

綺反音尼據反既二鸞車之幽謁兮馬駕八龍之委

蛇晉灼曰離騷云駕小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

瞻謁也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晉灼曰

擊如蕙以掩涕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師古夫聖哲之

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歎以於邑兮吾恐靈脩

之不纍改師古曰離騷云增歎歎余鬱邑兮象朕時

屈原雖自歎於邑而楚王終不改節也於邑短昔仲

隆按上言原之  
不得乎楚則當  
去乎高丘而此  
乃時之命云



具納曰雄雅守  
奇字人或載酒  
從問故賦中難  
字最多厥後  
光江海等賦皆  
用此為體思賦  
之為言亦觀六  
義所發何如耳  
豈專尚奇難之  
字哉  
祝堯曰全是倣  
司馬長卿所謂  
同工異曲者蓋  
自長卿諸人就  
騷中分出修麗  
之一體以為辭  
賦至于子雲此  
體遂盛不因於

情不止于理而  
惟事於辭雖曰  
因宮室政體等  
事以起興然務  
矜夸而非味歌  
興之義交其矣  
雖曰取天地百  
神等物以為比  
然涉音怪而非  
博雅比之義交  
其矣雖曰陳古  
昔帝王之迹以  
含調然近諛佞  
而非柔婉風之  
義交其矣雖曰  
稱朝廷功德等  
義以微雅頌然  
多文飾而非正  
大雅頌之義又  
變易矣但風比  
與雅頌之義雖  
變而風比與雅  
之義非與至  
救二國六朝以  
降聲益修麗天  
義交盡而情失  
六義或盡而理  
失噫於此可以

意在舊都裴向反覆屈原何獨不懷鄂湘魚父之鋪  
鄧而赴江湘也濤太波也瀨急流也  
歡兮絮沐浴之振衣師古曰漁父云何不舖其糟而  
之乃云新沐者必彈遺弁由聘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  
遺師古曰由許由也聘老聘也彭咸成殷之介士也  
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此又非屈原不  
慕由聘高蹤而遵彭咸遺蹟蹠蹠也孝成帝時客有  
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  
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正月從上  
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  
定泰時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  
雍聚也明號謂愬三皇五帝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胤錫美拓迹開統應劭曰胤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美  
脩祠泰時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於是迺命羣僚歷吉日協  
靈辰師古曰歷選吉也星陳而天師古曰如星之

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禮記云招搖  
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紫宮外營陳星屬堪輿以壁壘兮  
猶在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  
圖宅書者木石之怪曰夔夔神如龍有角人上面  
魘荒鬼也猶狂亦惡鬼也今皆稱而去之師古曰堪  
輿張說是也屬委也以壁壘委之指擊也魘音虛扶  
猶音揆事反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麟而軍裝  
曰自招搖至猶狂凡八神也殷麟感見蚩尤之倫帶  
也軍裝為軍戎之飾裝也麟音來忍反蚩尤之倫帶  
干將而妻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王戚以  
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齊總總搏搏其  
也師古曰茸音人蒙反似柄也音祕齊總總搏搏其  
相膠葛兮森駭雲訊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  
貌也膠葛猶言膠加也訊駭駭音祕齊總總搏搏其  
亦奮訊也搏音子本反駭駭音祕齊總總搏搏其  
虎參差魚頰而鳥駭師古曰柴虎參差不齊貌也頰  
參音初林反頰音胡駭駭音祕齊總總搏搏其  
結反駭音胡剛反駭駭音祕齊總總搏搏其  
爛粲以成章師古曰翁赫各霍開合之貌也霧地氣



觀世亦矣  
隆按於是乘輿  
以下言其甘泉  
之景象

也半散照爛言其分布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  
而光明也名讀與兔同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  
華芝師古曰鳳皇者車以鳳皇為飾也駟蒼螭兮六素蚪  
師古曰四六為數也言或四或六也螭略殺離虎  
螭似龍一名地螭蚌即龍之無角者螭略殺離虎  
慘纏師古曰螭略殺離虎  
所宜帥亦陰閉雲然陽開師古曰雲音所甲反騰

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旛旒邈傷之旖旎也騰升也  
霄日有氣也軼過也畫鳥集曰旛龜蛇曰旒邈傷音居  
枉之狀也旛旒旒綵之形也到音吉又音質傷音居  
條反旛音猜流星旒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師古  
旒音女倚反

星之流如電之數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師  
照也咸皆也數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師  
日敦讀曰屯屯聲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  
乘也方並也

風音普萌反馭然疾意也駢陵高行之嵒嵒兮超紆諠  
之清澄音孟康曰行無涯岸也紆諠曲折也李奇曰嵒  
日行即所登塚樂而紅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統服

是時未轉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師古曰繹與  
通天臺名也言雖未至甘泉則下陰潛以慘厲兮上  
通望見通天臺也繹繹相連貌

洪紛而相錯師古曰慘厲亦寒涼之意也直曉曉以  
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虜疆度師古曰曉曉高貌造  
也度量也言此臺至天其高不可虜平原唐其壇曼兮

列新雉於林薄師古曰唐道也服度曰新雉香草也  
曼然廣大又列樹辛夷於林薄之間也草藜生曰薄  
新雉即辛夷耳為樹甚大非香也其木枝葉皆芳

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  
慮耳此并謂樹也榮苦草名也鄂根也榮音步  
未反苦音括被音皮義反麗崇丘陵之駮駮兮深溝

嶽巖而為谷大蘇林曰駮駮音巨我師古曰駮駮高  
送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序延屬言秦離

大光作先合



以下極狀甘泉  
陰坡於是大夏

宮三古武帝復往往修治之師古曰逞古往往字往往  
言所往之處則有之般連貌也燭照也封巒石關皆  
宮名也施靡相及於是太夏雲譎波詭推唯而成觀  
貌屬連也般音盤於是太夏雲譎波詭推唯而成觀  
孟康曰言夏屋變巧迺為雲氣水波相譎詭也推唯  
材木之崇積貌也晉灼曰擣音輕水反師古曰唯音  
子水反觀謂形仰擣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古師  
也輕音丑成反仰擣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古師  
日擣音丑成反仰擣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古師  
字從手冥音莫見反眴音州縣之縣其正瀏濫以弘

劉徒回以律律兮魂固眇眇而昏亂其深博據  
齡軒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垠師古曰軼音軒謂前  
木也字與德同周流周視也軼軼音於駢反翠玉樹之青  
映也軼音零軼音烏朗反軼音於駢反翠玉樹之青  
葱兮壁馬犀之麟編應劭曰麟音鄰晉灼曰編音幽  
實為之思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曉其意  
以為非本上所出蓋失之矣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  
以此二種飾殿金人佺佺其承鍾虞兮嵌巖巖其龍  
之壁憐瑤文貌金人佺佺其承鍾虞兮嵌巖巖其龍  
麟師古曰佺佺勇健狀獸開張貌言其鱗申開易光

曜之燎燭兮乘景炎之忻忻師古曰忻音欣配帝居  
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曾城縣圃閻風昆  
其洪臺掘其獨出兮擗北極之嶸嶸也擗音千旬  
日嶸嶸概散也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  
竦峭嶸嶸然也擗音其勿反擗音竹指反嶸音千旬  
反又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栒振服虔曰  
音導屋栒也師古曰施延也榮屋翼也凡此者言屋  
也振屋栒也師古曰施延也榮屋翼也凡此者言屋  
字高大之甚施音弋鼓反快音央振音辰一曰施直  
謂安施音之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師古  
耳讀如李字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師古  
律雷聲也倏忽電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  
光也藩藩籬也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  
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  
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逮逮及也

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蠖而撒天道之橋也蔑蒙  
疾也師古曰撒猶拂也蠖左攬槍而右玄冥兮前標  
音莫孔反撒音匹列反左攬槍而右玄冥兮前標  
闕而後應門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不標闕  
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標怒應門正陰西海與幽  
在標闕之內也師古曰標音匹達反

莫書卷之七十一 易雅

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標怒應門正陰西海與幽  
在標闕之內也師古曰標音匹達反

闕而後應門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不標闕  
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標怒應門正陰西海與幽  
在標闕之內也師古曰標音匹達反

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標怒應門正陰西海與幽  
在標闕之內也師古曰標音匹達反











隆按於是事變  
以下即下文所  
謂車騎之衆參  
麗之駕非所以  
感動天地逆釐  
三神

宋都曰三神天  
地神也

主慎中曰亂總  
前意而約之歸  
以從商之繁昌

穆然相和也師古曰夔般倕弃其剗剗兮王爾投其

舜典樂也牙伯牙也刺曲也師古曰般公輸般

鉤繩也倕共工也玉爾亦巧人也見淮南子言士木

之功窮極巧麗故令般倕之徒弃其常法也般雖方

讀與班同倕音垂刺音君爾反刺音君爾反

征僑與倕倕倕方猶仿佛其若夢也言灼曰方常也征行

使仙人常行其生恐遽不識其形觀猶仿佛若夢也

師古曰方謂並行也征僑姓征名伯僑仙人也倕倕

亦仙人名倕音渥倕音銓仿佛即身於是事變物化

彘字也征郊祀志作正字其音同

目駭耳回驚視聽也蓋天子穆然珍臺閭館璇題玉

英螭蚺螭濩之中師古曰題頭也豫祿之頭皆以玉

螭濩刻鏤之形師古曰穆然天子之容也螭蚺螭濩

言屋中之深廣也間讀曰閑螭音一亮反蚺音下亮

反螭音鳥郭反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師古

濩音胡郭反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師古

繫精以待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師古曰釐讀西搜

真神降福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師古曰釐讀西搜

迷索耦臯伊之徒冠倫魁師古曰冠其群倫魁禁也

耦於古賢臯陶伊尹能由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師

也炎感黃龍兮燦訛碩麟師古曰言光炎燦感感選

巫咸兮時帝蘭開天庭兮延羣神呼天門也師古曰

-5 250 35 895" data-label="Text">

贊也師古曰暗藹神之形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

影也穰穰多也委積也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

度三巒兮偕棠梨也棠梨宮名偕讀曰憇名天關決

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也決亦開也言德澤普

洽無極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長平

限也木上坂名也磕擊鼓聲也天聲聲至天雲飛揚兮雨

也聲字或作嚴言擊嚴鼓也厲奮也

湧沛干胥德兮麗萬世麗美也沛音普大反亂曰

師古曰亂者理也崇崇園丘隆隱天兮言其高登降

擻理一賦之終也崇崇園丘隆隱天兮言其高登降

主慎中曰亂總  
前意而約之歸  
以從商之繁昌



貌吟音零上天之緯杳旭并兮師古曰緯事也杳高遠也旭并速疾也緯

讀與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奇曰對也詩云帝作邦作對相配也

師古曰穆穆休祗郊裡神所依兮師古曰言以祗敬而來郊祭裡饗則

神祇俳佻招搖靈遲追兮師古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遲音栖遲音文夷

反輝光眩燿隆厥福兮子子孫孫長亡極兮甘泉本

因秦離宮既奢泰師古曰本秦也而武帝復增通天高

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崖秀皇儲胥弩陸遠則石關封

巒枝鵲露寒棠黎師得遊觀屈竒瑰偉師古曰棠黎宮在其泉苑

垣外師得宮在樂陽界其餘皆非木摩而不彫牆塗

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椽椽三

等之制也師古曰小雅斯于之詩虎曰宣王考室也考謂成也般庚殷王名也遷謂遷都亳也

唐虞謂堯舜也椽椽木也三等土椽三且其為已久

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佳

而降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師古曰帝謂天也若曰此非人

力之所為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

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也在屬車間

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

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

地逆釐三神師古曰參三也麗偶也又言屏玉女谷處妃以微

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

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師古曰橫橫度也湊趣也既祭行

遊介山回安邑師古曰介山在汾陰東北回謂繞過顧龍門覽臨池也

日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縣師古曰歷山上北鹽池在今虞州安邑縣南登歷觀有觀也晉灼曰

在河東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

虞之風師古曰陟升也西岳華山之土高峻故言以望八荒殷都河內周在岐豐堯都平陽舜都

蒲阪皆可想見故云迹殷周之墟思唐虞之風也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

隆按臨川二句此作賦本指

隆按目其為已又以下是所以作賦之意總一篇之意而結音賦結尾同體

茅坤曰成帝方推趙燕祠甘泉以祈繼嗣而楊雲賦以諷之顧托為屏玉女卻處死云云迂也甚矣

漢書卷八十七上易維



而結罔師古曰言成帝追觀先代遺迹思效齊其還

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上師古曰

郊師古曰京師之東郊也因效以勸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

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師古曰勸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

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

乘師古曰翠鳳之駕天子所乘車為鳳形而飾掉鞅

星之流旃覆天狼之威弧師古曰覆天狼之威弧

耀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師古曰雲梢與旃同旃者旌

旗之旒以奮電鞭駮雷輜師古曰輜衣車也淮南子

輪故雄用鳴洪鍾建五旗師古曰洪大也尚書大傳

下取其負重致遠義和司曰頽倫奉輿師古曰頽倫

御名風發飈拂神騰鬼進師古曰騰回風也進走也

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師古曰屈橋壯捷兒屈音其勿

反橋音嘻嘻旭旭天地稠敷師古曰稠敷動搖貌師

貌嘻嘻許其反稠音師古曰嘻嘻許其反稠音

徒乎反敷音五到反師古曰徒乎反敷音五到反

於涌躍涇渭眺數丘山者師古曰於涌躍涇渭眺數丘山者

梓樹後化入豐水文公惡之故師古曰梓樹後化入豐水文公惡之故

其竟而負診者蓋感懼之甚師古曰其竟而負診者蓋感懼之甚

也河靈巨靈也華華師古曰也河靈巨靈也華華

也遂臻陰宮穆穆肅肅師古曰也遂臻陰宮穆穆肅肅

肅肅敬也蹲蹲行有靈祇既鄉五位時敘師古曰肅肅敬也蹲蹲行有靈祇既鄉五位時敘



神網緼玄黃辨紹厥後師古曰細緼天地合氣也玄

地細緼萬物化溥坤文言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

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靈輿天子之

覽虛介山嗟文公而愍推芳勤大禹於龍門師古曰

禹鑿之以通河灑沉菑於豁瀆芳播九河於東瀕師

水故勤勞也灑字沈災洪水也豁開也瀆謂江河

淮濟也播布也九河名在地理志東類東海之瀕也

禹分治洪水之灑音所宜反瀕音頻登歷觀而遙

望芳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芳喜虞氏之所

耕師古曰舜耕暇帝唐之嵩高芳脈隆周之大寧師

日暇脈皆視也帝唐堯也嵩亦高也嵩高者謂孔子

云魏魏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乏也一日堯曾遊於陽

濟濟多土文王以寧暇音苦濫反脈即覓字汨低

回而不能去芳行睨咳下與彭城應劭曰睨不正視

也音灼曰咳下項羽敗處也師古曰汨往意也低回

音五濊南巢之坎坷芳易幽岐之夷平樂敗履也易

樂也師古曰濊與穢同坎坷不平貌坎乘翠龍而超

音口維反坎坷音口賀反音弋鼓反乘翠龍而超

河兮陟西岳之嶢嶠師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

晴嶢也曉音堯雲霏霏而來迎芳澤滲漑而下降師

日霏古霏字霏霏雲起貌澤雨露也滲漑流鬱蕭條

貌也降下也滲音淋漑音離降音湖江反鬱蕭條

其幽謁兮滂沱沛以豐隆師古曰皆雲南之貌滂音

普蓋叱風伯於南北方呵雨師於西東師古曰言參

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師古曰天地曰二儀

故曰參天地參之遵逝虜歸來師古曰遵路也以函夏

言三也盪盪大貌而旋京師也以函夏

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師古曰函夏諸夏也

堯舜殷周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

函讀與合同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



隆按雄意臨川  
羨魚不如歸而  
結網蓋望帝之  
自與至治以蔡  
帝皇也軼五帝  
躡三星四句正  
以此意風帝云

茅坤曰採賦中  
六言先序於此

楊慎曰戰國賦  
諫之妙惟司馬  
相如得之可馬  
上林之旨惟楊  
千枝獵得之

宋祁曰一說三  
驅者三而驅之  
關其一面使有  
可生之道而不  
恐盡物也

式道方奮六經以據頌師古曰敦勉也式表也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據散

也頌謂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言發於穆之其志而為歌頌也據音丑於反頌讀曰容除於穆之

緝熙兮過清廟之誰誰師古曰周頌清廟之詩於穆命之詩曰於緝熙言漢德穆清廟肅雍顯相昊天有成

之盛皆過之也於讀曰鳥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星

之高蹤師古曰軼亦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盈服虔曰軌止車之木將行故發去平其十二

月羽獵士負羽雄從以為昔在三帝三王宮館臺榭

沼池苑囿林麓數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文庖廚

而已師古曰財讀與纜同御待也充當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

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

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唐應劭曰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鳳皇巢其樹黃

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

而上下和也木茂師古曰益臣名也任以為虞虞土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

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師古曰裕饒也

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晉灼曰鼎胡宮也黃

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也師古曰鼎胡宮也黃旁南山而西至

長楊五柞師古曰五音步浪反北繞黃山灃渭而東師古曰灃

東也灃音瀕周表數百里師古曰表長也音茂穿昆明池象滇河營

建章鳳闕神明駁師古曰駁先合反音先河反漸臺泰液

漸臺也言為池水所浸也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

萊服虔曰海中三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瞻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

營師古曰營謂圍守也尚泰奢麗誇詡師古曰非堯舜成湯文

王三驅之意也師古曰三驅古射獵之等也一為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曰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



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  
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脩而已當以泉臺折  
也故聊因校獵賦以風守禽獸而大獵謂圍其辭曰或  
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  
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故論者答之  
於下也論者雄自謂也彌猶稍稍也諸家之釋皆不  
雜故無所取論者云否各亦竝時而得且奚必同條  
而共貫不必同也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  
儀孟康曰言封禪各異也師古曰是以創業垂統者  
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師古曰爽差也  
言文質政教各不同也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

玄宮富既與地庫伴誓貴正與天庫比崇漢德也玄  
宮言清靜也齊桓曾不足使扶藪楚嚴未足以為驂  
乘陞三王之院薛嶠高舉而大興也嶠舉步貌也音  
去昭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師古曰寥廓空  
反也

日聊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  
月天地隆烈師古曰北方色黑故曰萬物權輿於內  
徂落於外師古曰權輿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萌帝  
將惟田于靈之囿師古曰靈囿有靈德之苑囿也開  
北垠受不周之制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以終  
始顛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顛頊玄冥皆迺詔虞人典  
澤東延昆鄰西馳閼闔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師  
也又音吐郎反儲積共侍成卒夾道師古曰共讀曰  
斬叢棘夷野草夷師古曰禦自沂渭經營鄠鎬應劭曰  
師古曰將獵其中故止禁不得人行及獸章皇周流  
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師古曰杳杳遠也說者以杳爾迺虎路三

入而天地之際杳杳然非惟垂理蓋已先韻爾迺虎路三  
香為杳解云重杳非惟垂理蓋已先韻爾迺虎路三  
變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度曰以竹虎落此

變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度曰以竹虎落此

變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度曰以竹虎落此

變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度曰以竹虎落此

變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度曰以竹虎落此

變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度曰以竹虎落此

變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度曰以竹虎落此

變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度曰以竹虎落此

變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度曰以竹虎落此



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師古曰落

巢也以繩周繞之也二巖三峯聚之山也巖音于公

反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濠沆沆石

以崇山師古曰濠濠沆沆廣貌濠音胡沆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胡濠音



之故也師古曰戲讀曰麾謂指麾八鎮使飛廉雲師

吸鼻瀟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瀟率聚斂也言布列

則如魚鱗之羅攢象則如龍之豪翰秋秋踰踰入西

園切神光師古曰秋秋踰踰騰騰之貌切神光者言

千羊望平樂徑竹林晉灼曰平樂館名也蹂蕙園踐

蘭唐師古曰蕙園蕙草之圃也舉彘烈火轡者施披

師古曰轡者方馳千駟校騎萬師也校騎驍而為部

校者虓虎之陳從橫膠輶焱泣雷厲驥駟駘服虔

音孝登展曰泣音粒師古曰虓虎之陳謂勇士奮怒

狀如猛獸而為行陳也焱泣風疾貌也驥駟駘皆

聲響象盛也嗥音火交反輶音葛驥音匹人洶洶旭

旭天動地吸師古曰洶音匈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

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趨東西南北騁若暴欲

師古曰言隨其所欲而各馳也蒼帝鼓犀犛獸浮粟

張晏曰跋躡也鄭氏曰跋音馬蹄跋之跋師古曰跋

曳也跋反戾也跋躡也浮粟水上浮者也批音佗跋

音步反斲巨狴搏玄媛師古曰斲斬也狴獸名也解騰

未反斲巨狴搏玄媛師古曰斲斬也狴獸名也解騰

空虛距連卷張晏曰連卷之木也師古曰距天矯妖澗門

也踔音丑孝反矯音矯妖音許其反戲莫莫紛紛山

谷為之風焱林叢為之生塵師古曰莫莫塵埃及至

獲夷之徒蹶松柏掌疾梨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

獲蒙龍麟輕飛師古曰蒙龍草木所蒙蔽處也麟音吝履

般首帶脩蛇師古曰脩蛇如淳曰般音班首虎之類也鈞赤豹

擗象犀師古曰擗古音字也蹶蹶阬超唐陂師古曰蹶蹶也蹶

音剛蹶音弋制反阬車騎雲會登降聞謁泰華為旒

熊耳為綬師古曰旒旒旗之旒木什山還漫若天外

如淳曰還音旋言儲與庫大溥聊浪平宇內儲與想

山為之回旋也師古曰於是天清日晏師古曰晏逢

羊也溥水崖也與音餘於是天清日晏師古曰晏逢

聊浪言游放也與音餘於是天清日晏師古曰晏逢



蒙列昔拜氏控弦師古曰逢蒙及羿皆古善射者列也皇車幽轄

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師古曰幽轄車也望舒彌轡

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轡也言天子之車翼平徐至

於上蘭晉灼曰上蘭中移圍徒陳浸淫楚部師古曰部

也言稍聚逼而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師古曰隊亦

重楚音千欲反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師古曰隊亦

壘天旋神扶電擊師古曰言所扶擊如鬼逢之則碎

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

師古曰言殺獲也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師古曰罕

皆盡無遺餘也車也聿飛豹縮噪陽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

皇疾貌縮音工犬反噪追天寶出下方寶也晉灼曰天

音下聊反費扶味反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

而人身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寶雞頭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雄如淳

東瞰日盡西陽亡屋師古曰瞰視也日盡極遠也

也東瞰日盡西陽亡屋師古曰瞰視也日盡極遠也

也東瞰日盡西陽亡屋師古曰瞰視也日盡極遠也

也東瞰日盡西陽亡屋師古曰瞰視也日盡極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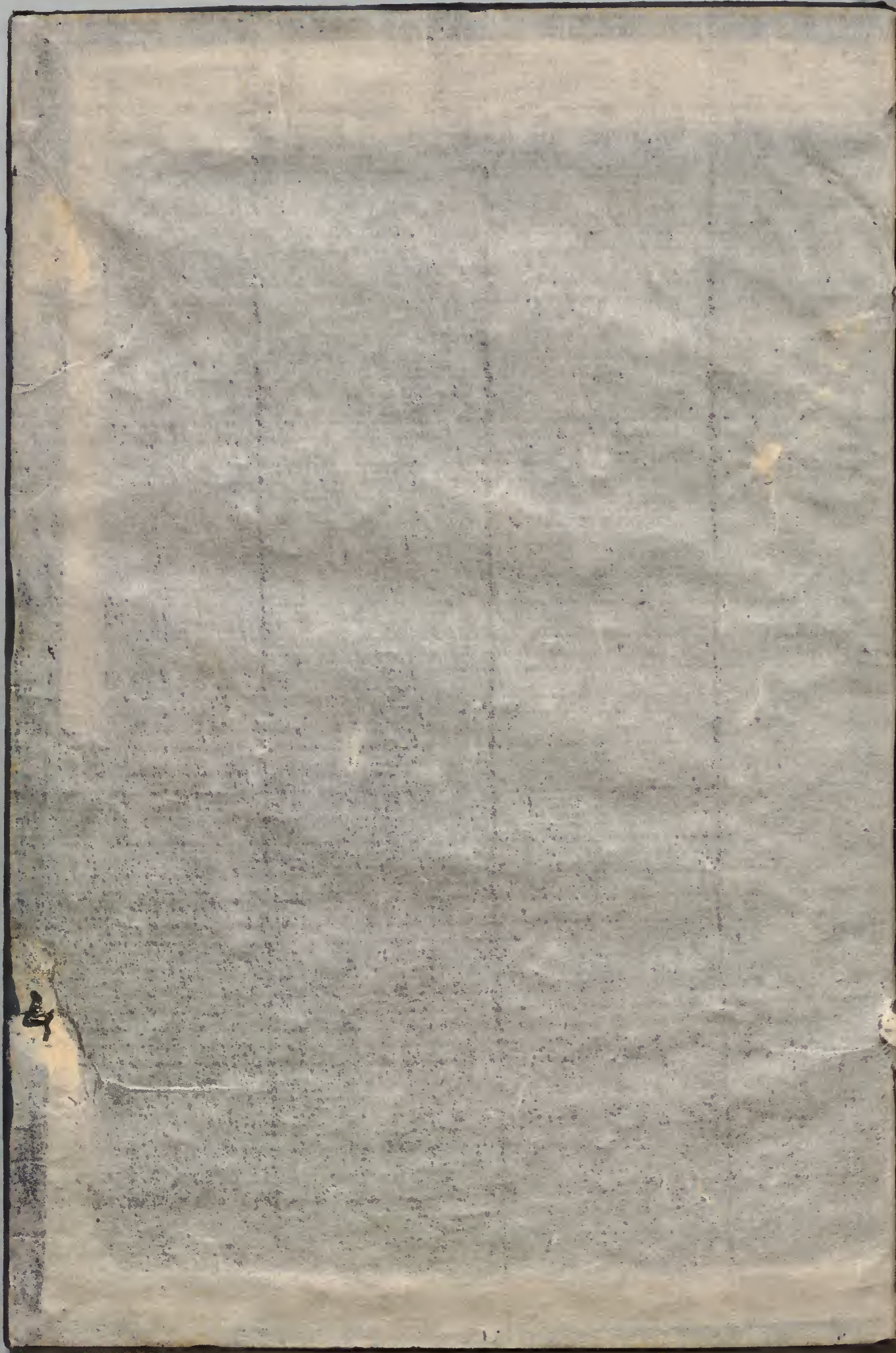


祝堯曰賦屋有  
鳳與甘泉諸賦  
同然字雲之所  
謂風與長曆之  
所謂風蓋用一  
律有非復詩經  
之風矣

茲太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  
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沉下決醴泉之滋  
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發黃龍之穴窺鳳皇  
也師古曰沉者言其和液下流發黃龍之穴窺鳳皇  
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師古  
夢楚藪澤名也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楚靈王與鄭伯田于  
江南之夢孟諸宋藪澤名文公十年楚穆王飲伐宋  
昭公導之以田孟諸言冷非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  
皆以二者為奢後而改也非章華是靈臺以楚靈王  
章華之臺為非而周文王但離宮而觀游師古曰  
王靈臺之制為是也祭但離宮而觀游祭希也  
徂往也士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師古曰勸  
輟止也士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承舉也勸  
之以弗迨儕男女使莫違師古曰儕耦也違謂失恐  
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  
囿弘仁惠之虞馳代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  
亡放雉菟牧豎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師古曰芻  
馬蕘蓋所以臻效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聖後世  
師古曰洪大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  
也鬯通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  
雍穆之徒也雍穆和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  
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因  
日軫輿後橫木也背阿房反采央  
衡轅前橫木也

漢書曰許林卷之八十七上終





海軍省  
 文書部  
 文書  
 第三  
 卷  
 第三  
 頁

